



王爱民,辽宁营口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多次获奖。

## 人间草木(组诗)

◎王爱民(辽宁营口)

### 父亲的手里,有河山

父亲的的手里,有河山  
摸着石头过河  
老茧里储藏着粮食,和硬硬的风

父亲的手上,有十条道路,十个春天  
爱如山啊,爱占领了十个山头

十根柱子,撑起一个家  
一双大手,是筐,是儿时的摇篮  
是船,轻轻推远了水面

一双手气愤时也打过我  
但疼在另一个人的心上  
我成为父亲后,才知道  
那硬咽下的泪水里  
有不成钢的铁

### 青蛙口气很大

青蛙口气很大 要吞下漫天星斗  
养成蝌蚪甩掉尾巴前的米粒  
萤火虫摁亮屁股上的灯 身子比夜黑  
向一棵树——我的影子说出  
我的另一个打算  
不要被草丛里的蟋蟀偷听

黄瓜架下听牛郎织女悄悄话  
夏天的秘密长出粉刺  
叶子伸出院墙  
一把扇子 折叠又打开的谜

睡下很晚 聚在门前大树下看星星  
几辈子看不完 越看越旧  
也不舍得扔掉 过堂风吃下中药  
灶膛里扒出的蝉声还很亮很烫

眼睛里盛满水  
西瓜切开 滚出满地黑星星  
玉米 高粱 大豆 谷子 撩开衣衫  
都鼓出了饱满的白云朵  
头一口奶水很甜啊

### 我是人间草木

从一小粒火星甩动的尾巴开始  
火在火里继续活着  
灶坑的炭火  
在火盆里继续温热  
大红的春联继续溢出土豆的香气

雪花开成了水花  
明月已从江南绿到江北  
鞭炮在身体的某处关节回响  
醒来了芽苞和鸟鸣  
父母送别的眼神打进背包  
携带一盏灯上路

一只蛋踮起脚双黄两头圆  
一行归雁下眉梢  
是根扁担挑起青天  
杨柳吹出的风已长出羽毛  
我的身子有个轮子飞转  
我是人间草木

## 一座苗寨的诗经(组诗)

◎偶然(四川 泸州)

### 拦门酒

十二道拦门酒,道道飘香  
每一道,都有独属自己的隐语  
苗人擅酿  
当携带苗寨山间的风、阳光、云雾、雨水的  
一颗颗金黄饱满的粮食  
冷静褪去自己坚硬的外壳  
成为牛角杯里斟满的琼浆时  
它们是包谷酒的浓烈甘醇,是糯米酒的清甜  
软糯  
更是身着五彩盛装环佩叮当脆响的苗家人  
最赤诚,最美好的祝福和祈愿  
我们,只需饮尽  
而什么也不必说出

### 马尾松

它们身姿苍翠,挺拔  
在寨子半山腰,芦笙场四周  
一百年,或更长时间  
马尾松的颜色和气息在不断加深  
它们由此获取了更为古朴沉静的呼吸  
是的,马尾松是温和的,慈悲的  
向天空伸出嫩绿和明亮  
向过往的鸟类尽情释放善意  
柔软而犀利的眼神  
总能准确穿透苗寨晨曦的薄雾  
山脚缓慢的流水以及寨子边上摇摇晃晃的炊  
烟  
它们周身散发的,清冽的松香  
轻易就会点燃这里一切事物  
赐予它们平安,吉祥

### 稻香

苗寨山脚的风带着稻花的清香  
参差起伏的蛙鸣试图煮沸这里所有黄昏  
梯田层层叠叠,绵延不绝  
每一亩稻谷都有呼之欲出的碧绿与葱茏  
什么时候开始  
稻谷们早已懂得暗自拔节、抽穗、灌浆、成熟  
并在适当的时候向人间搬运丰年  
托起日渐消瘦的苗寨  
毋庸置疑的是  
每年这个时候,辽阔的稻香  
会轻轻洗去苗寨每一小瓣浮躁的时光  
替所有物事都安静下来

### 作者简介:

偶然,实名吴丕丽,现居四川泸州。作品散见《星星》《诗选刊》《青年作家》《草堂》《散文诗》等报刊及网络。

## “平”说诗歌

## 林子里的黑暗作为一种景观

◎金平

我注意到林子里的黑暗  
有差别的黑暗  
广场一样的黑暗在树林中  
四个人向四个方向走去造成的黑暗  
在树木中间但不是树木内部的黑暗  
向上升起扩展到整个天空的黑暗  
不是地下的岩石不分彼此的黑暗  
使千里之外的灯光分散平均  
减弱到最低限度的黑暗  
经过一万棵树的转折没有消失的黑暗  
有一种黑暗在任何时间中禁止我们入内  
如果你伸出一只手搅动它就是  
巨大的玻璃杯中的黑暗  
我注意到林子里的黑暗虽然我不在林中

(韩东《一种黑暗》)

韩东的《一种黑暗》读后,我联想到尼采“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这一惊人之语,继而,联想到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一欣然自足之诗。黑暗犹如深渊,亦犹如青山。我想说的是,诗人具有一种在万事万物中“沉浸、体验”的能力,亦即诗人不仅能够作为观看的主体去观看他所观看的客体,而且能够实现主体视觉的迁移、切换,能够幻化或成为他所观看的客体本身,从而“沉浸”在客体中,与客体达成一种“共识式的体验”,由此,世界在诗人身上敞开,诗人的作品向读者展示出一种渊深、复杂、混沌的超理性景观。

韩东诗中“林中的黑暗”是他成为黑暗之后所看见的超隐喻之物。现代世界是被科学、理性塑造的世界,一些诗人的隐喻化表达,尽管试图摆脱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理性主义的束缚,不过仍在理性主义若有如无的框架之中。尼采认为,理性主义大厦窒息了人类的灵性,从而导致“真理”的被遮蔽。倚重灵性和语言直觉的诗人是对抗理性主义大厦的窒息,对人类“自由的呼吸”进行拯救的希望,当然也是诗歌的价值与魅力所在。《一种黑暗》的篇首“我注意到林子里的黑暗/有差别的黑暗”和篇末“我注意到林子里的黑暗虽然我不在林中”即是带有理性意味的以“我”为主体对“黑暗”这一客体的描述,中间则是“诗人成为黑暗”之后,直觉之思与灵性之诗的自动生成,“诗神”借助诗人之手,用诗的方式给出了他的启示。

诗人在《一种黑暗》中成功地克制了情绪化抒发,他的“黑暗”并非与“光明”相对立的浪漫主义意象,而是超越“黑暗/光明”这个二元结构的实体,从而推动了诗歌在智性空间自由伸展。显然,针对具体诗句,对诗中的“黑暗”,我们尽可以作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等意义解读,然而,仔细体察就会发现,这样的解读又是盲人摸象式的“误读”。比如“四个人向四个方向走去造成的黑暗”,既可以理解为“分歧”造成的“广场一样的”黑暗,也可以理解为正是这种“黑暗”,才使得人类从不同方向对世界的探索认知的多角度拓宽;“在树木中间但不是树木内部的黑暗/向上升起扩展到整个天空的黑暗”,既可以理解为“黑暗”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外部的“黑暗”,同时昭示了也存在着个体内部的“黑暗”,也可以理解为内外“黑暗”的互动呼应,从而形成一种将千差万别的人与事物统一为某种共同体的“黑暗”;比如“使千里之外的灯光分散平均/减弱到最低限度的黑暗”,“黑暗”既是“光”的“减弱者”,同时也是“光”得以呈现的必要背景;“经过一万棵树的转折没有消失的黑暗”,“黑暗”在人们的观看和理解中发生着变化、转折,然而,作为“本质”的黑暗却是不变、不会消失的,一些时候,往往正是当我们试图去理解“黑暗”的时候,制造了新的“主观的黑暗”。甚至,“有一种黑暗在任何时间中禁止我们入内”,这是一种“绝对的黑暗”,人们知道它存在,却无法触及它、认识它——这已经使诗歌上升到神秘的哲思空间了。

诗中的“黑暗”并非线性伸展的作为确定性的象征意义节点的意象,而是多重扭结的“悖谬式”辐射的超理性意象。这样的“黑暗”,在我们理解世界及其本质时,它可以对纷繁的表象进行简化,让我们感知那最高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黑暗”的庇护让我们得以在世界上诗意地栖居,直至让我们认识到并且接受它的“必然性”。因此诗歌在即将结束之时,诗人回归了他的主体性:“如果你伸出一只手搅动它就是/巨大的玻璃杯中的黑暗”。诗人在这里表明了对“黑暗/光明”这种认识上的二元结构的超越立场,也就是从“批判”升华为“赞美”,在认知上超越之后,“黑暗”可以是佳酿,我们完全可以享受它,进入与世界的和谐同一之中。

诗的结尾必不可少:“我注意到林子里的黑暗虽然我不在林中”。这是从“只缘身在此山中”跳跃了出来。



2024第11期 总第121期

海棠诗会投稿邮箱:  
yxdsbbjb@163.com